

以贡品身份
传入中原

岭南自古以来就是荔枝的主要产区之一。秦汉时期,岭南得到大规模开发,荔枝也以贡品的身份在汉代进入中原。汉高祖刘邦在位之时,南海尉赵佗曾向宫廷进贡鲛鱼、荔枝。这种外观新奇、味道甜美的水果,很快征服了统治者的胃。由于荔枝来之不易,统治者除了将其作为日常食用的果品之外,也会把它当成祭祀用的祭品,或给臣下的赏赐。

西汉初年,百废待兴,皇帝们的生活相对节俭。那时进贡的荔枝,以荔枝干为主,到汉武帝时期,岁贡新鲜荔枝才成了定例。

然而古代并没有像现在一样发达的物流系统,荔枝的保鲜时间又极短,“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如果按照古代的一般交通条件从岭南地区向中原运输荔枝,恐怕还没越过南岭,荔枝就已腐烂殆尽。因此,为了能吃到一口应季的鲜荔枝,古人可谓煞费苦心。

试图移栽
但以失败告终

西汉元鼎六年,汉武帝下令在皇家园林中建“扶荔宫”,将荔枝树从岭南移植到长安一带,试图以这种办法获取新鲜荔枝。由于长安和岭南的水热条件差异太大,试种好几年之后,只有一株长得稍稍茂盛一些,但未开花结果。尽管园丁们想尽办法,精心呵护这根“独苗”,荔枝树还是枯死了。汉武帝十分生气,同时也无奈地认识到,荔枝树在中原地区是无论如何也养不活的。移栽荔枝的努力遂以失败告终。

之后,汉代统治者改变了思路,在南海郡(西到今广西贺州,北连南岭,涵盖今广东省的大部分)设圃羞官,负责每年向皇帝进贡荔枝、龙眼、橘、柚等南方水果。从南海郡到中原,路途遥远。为了保证荔枝不变质,汉代统治者在沿途设立驿站,“十里一置,五里一墩,奔脚阻险,死者继路”,无数驿卒为荔枝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这种运输荔枝的方法不仅对速度要求高,还需要统治者拥有对荔枝产区的控制权。一旦政治形势发生变化,统治者就有可能陷入想吃荔枝也吃不到的境地。例如《艺文类聚》记载,三国时期的魏文帝曹丕不爱吃葡萄,曾说:“南方有龙眼、荔枝,宁比西国葡萄、石蜜乎?”大意是,听说南方的龙眼、荔枝都挺好吃的,但会比西域的葡萄、蔗糖还好吃吗?

因为这句话,曹丕遭到了后世文人的嘲笑:能把荔枝和葡萄相比,显然证明他没有吃过荔枝。唐代张九龄在《荔枝赋》中曾写下“覆蒲桃以见拟,亦古人之深失”的句子,句中“蒲桃”即葡萄,用的就是魏文帝曹丕的这个典故。

让荔枝真正变得家喻户晓的,不是曹丕,而是几百年后的杨贵妃。“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牧的这首《过华清宫》,讲述了唐玄宗用快马运送荔枝以讨杨贵妃欢心,这并不完全出于虚构。据《新唐书》记载,杨贵妃喜欢吃荔枝,“必欲生致之”,一定要吃新鲜的,于是唐玄宗“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这种运送荔枝的速度,在古代可谓“光速”了。

荔枝是岭南四大名果之一,其果实红润饱满,果肉晶莹剔透,口感酸甜,征服了许多人的胃。想象一下,烈日炎炎的夏天,把荔枝冷藏到冰箱,不时拿出一颗,剥了皮放入口中,感受那清凉甜润的果肉滋味……难怪苏东坡“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在古代,美味荔枝长期被地方官进贡给朝廷。然而,当时的贮运和保鲜技术较为原始,想要吃上一颗新鲜荔枝,实属不易……



现代·齐白石《多吉多利图》

一骑红尘妃子笑
古代荔枝如何进宫?

□胡雪琪



明·朱瞻基《食荔图》

将荔枝树种在木桶里运输

荔枝属于比较娇贵的水果,在运送时不仅要求速度,储藏也有讲究。其中一种储藏方法是,将荔枝果装入瓷坛、大竹筒等容器内,再将容器的口部密封;还有一种方法是将荔枝的蒂部用蜡封住,再浸入水中。目的都是尽量隔绝氧气、避免碰撞,减缓荔枝腐败的速度。蔡襄的《兴化军曹殿丞寄荔枝》有“彩毫封处曾留意,筠笼开时不减香。风色甚豪应少损,路程差近得分尝”的句子,记述了在密封的竹筒内厚铺荔枝叶,使荔枝经过较长时间运送后色香不减的情况。

除了严密保护并派健卒好马一路狂奔外,古人还想了更耗人力物力的方法保证荔枝的新鲜度。宋徽宗赵佶喜欢吃荔枝,也喜欢观赏荔枝树,便让当时的荔枝产区之一福建选择一些小巧玲珑且已经挂果的荔枝树,移栽到大花盆中,再通过水运的方式将这些荔枝树运到北宋的都城汴梁,摆放在宣和殿

内,形成荔枝树在宫中生长的假象。对于这种劳民伤财的举动,宋徽宗丝毫不以为耻,还写诗吹嘘:“密移造化出闽山,禁御新栽荔枝丹。”

事实上,宋徽宗想出的这种方法,虽然成本高昂,但确实可以最大程度地保证荔枝的新鲜度,此方法一直到清朝还在沿用。清人沈初在他的《西清笔记》中,记载了他目睹清代福建地区官员进贡荔枝的场景:官署中摆放着几百个大木桶,每个木桶里都栽着一棵荔枝树。到了要进贡的时候,就从几百棵荔枝树中挑选数十棵枝干粗壮、挂果较多的,装船北上。船上还必须准备大量的福建本地清水,在运输途中用以灌溉。沈初在书中还指出,福州往北走二百里水路,有一个地方叫作“水口”,荔枝树过了水口,便不再生长。如果要想进贡,必须把握好经过水口的时机——要等到荔枝挂果以后。

安全进宫的荔枝所剩无几

山高路远,旅途颠簸,再加上从南到北的气候变化,运送到宫中的荔枝最终数量能有多少呢?沈初在《西清笔记》中道出了实情:“一本仅存二三枚。”也就是说,运到北京的时候,一棵荔枝树上仅剩两三个果子了。这样算来,每年到达皇帝手中的荔枝,不过一二百个而已。

清宫档案中记载的进贡荔枝数目,与沈初所记亦相差不多。如乾隆二十五年六月十八日,福建巡抚吴士功进贡的五十箱荔枝树到达宫中,“共荔枝二百二十个,本日交吊下荔枝三十六个之内,拿十个进宫供佛,其余随晚膳后呈进,旨明日早膳送”。

这些“硕果仅存”的荔枝,想必味道也早已不能使人满意。然而它们仍然备受宫廷珍视。清代档案《哈密蜜荔枝底簿》中记载,吴士功进贡的荔枝树,到乾隆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仍然活着。这一天“交来荔枝二十个,随果品呈进,上览过恭进皇太后荔枝一个……赐皇后、令贵妃、舒妃……和贵人,每位鲜荔枝一颗”。连皇后、贵妃这样

地位的人,也只能分到一两个鲜荔枝,可见荔枝在宫中之稀有。

清官进贡荔枝的历史,一直延续到道光元年。时任闽浙总督的颜检上疏,以“采运艰难”为由请求罢荔枝岁贡。以节俭著称的道光帝听了,便下诏永远停贡荔枝。至此,这一苦差终于告一段落。

在现代社会,借助发达的物流系统和保鲜技术,全国各地的人都能在两三天内品尝到来自产区的新鲜荔枝。乾隆皇帝曾在几首咏荔枝的诗中反复提及,夏末秋初才是荔枝入贡官廷的时间:“夏末秋前闻贡到”“闽中嘉实到秋前”。如果他“穿越”到今天,想来会对如今荔枝的普及度以及食用时间大为惊讶吧!



明·别红荔枝纹圆盒

宋·白玉楼雕荔枝纹饰

救命的“黄瓜”

□倪西贵

石勒,十六国时期后赵建立者,史称后赵明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奴隶皇帝。石勒是羯族人,他听到汉人称呼羯族人为“胡人”,对此颇为痛恨,于是下令:说“胡”者斩!

一次,石勒召见官员,大家都穿戴整齐来见石勒,只有襄国郡守樊坦穿着又旧又破的衣服匆忙赶来。石勒很不高兴,觉得樊坦对他不尊重,于是大声斥责樊坦:“你为何衣冠不整就来朝见?”樊坦为了给自己找个台阶,于是随口答道:“这都怪胡人没人性没道义,把我的衣服都抢掠去了,我只好穿破衣服来见您。”话一出口,樊坦就意识到自己犯错了,赶紧叩头谢罪。石勒本想斩樊坦的头,转念一想,强制不足以令人信服。于是他强压心头怒火,让樊坦退下。

在午膳时,石勒想看看樊坦是否真的知罪,他看到樊坦面前有一盘黄瓜,于是计上心来。他问樊坦:“爱卿可知此物何名?”樊坦知道自己才随口乱说话差点人头落地,所以应答非常小心。看着眼前的黄瓜,不能直视,又不能不答。他略微沉思后,灵机一动,毕恭毕敬地答道:“紫案佳肴,银杯绿茶,金樽甘露,玉盘黄瓜。”把“黄瓜”说成“黄瓜”,石勒听后十分满意,还赏赐樊坦一批重礼。

“黄瓜能救命。”此事在朝野和民间传开,人人都知道石勒的大度,黄瓜自此便被称为“黄瓜”,沿用至今。

越是后来,自然醒的时候就越少。每个早晨都是被惊醒,除了偶尔噩梦里的情节,便是梦外扰攘的种种,把心魂从沉睡里强拉出来。

上学的时候,每个清晨都是在闹铃的刺耳声中梦醒,只是那时青春年少,虽然很想贪睡,也讨厌早起,可依然能精神百倍地上学。及至工作以后,每天上班叫醒自己的,依然是闹铃,却已不是学生年代那种老式闹铃。手机闹铃虽然可以

与友人去西安旅游,他问我,对西安古城,持有怎样的敬重之情?我思考片刻后说,是文物之心,也可说是文物之爱,所有人在瞻仰文物时都有一份独特的情绪和感动。他笑着告诉我,走在西安古城,到处是文物,那是城市的文化脊梁,更是城市的历史丰碑。文物之心,文物之爱,都是由文物之魂激发出来的。内心的爱,只是形式上的彰显和表达,那灵魂,才是本质内涵。

调成各种音乐,却依然是那么惊心。醒来要愣怔好一会儿,才无精打采地去上班。

更早的时候,家在乡下。每天清晨都会被公鸡的打鸣声唤醒一次,然后继续睡去,续未完的梦。似乎未过多久,院里便一片欢腾,管闲事的花狗、嗷嗷求食的猪、大笑的鸭子、声音高亢的大鹅、檐下忙碌的燕子,还有聚集在树上的麻雀,再度把我从梦里拉回这个热闹的人间。于我而言,这些自然的声

音是唤醒,而非惊醒,就像儿时母亲在耳畔轻轻叫着我的名字,那声音悄悄进入梦里,把我带出来。

如今,即使手机闹铃可以设置成世间任何一种声音,再以假乱真,我依然觉得自己是被惊醒的。或许,这和声音无关。世事令人劳心费神,有时只想躲进梦里。

再美妙的环境,也总会有人愁眠,或在烦恼中惊醒。闲读宋人姜夔的思人之作《鹧鸪

暗里忽惊山鸟啼

音是唤醒,而非惊醒,就像儿时母亲在耳畔轻轻叫着我的名字,那声音悄悄进入梦里,把我带出来。

如今,即使手机闹铃可以设置成世间任何一种声音,再以假乱真,我依然觉得自己是被惊醒的。或许,这和声音无关。世事令人劳心费神,有时只想躲进梦里。

再美妙的环境,也总会有人愁眠,或在烦恼中惊醒。闲读宋人姜夔的思人之作《鹧鸪

文物之魂

多彩,幽魂古朴,遗香流韵。人在长江三峡,欣赏文物风光,眼前呈现中华文明的血脉,耀耀有若浩荡诗意,绝美的精气,耀耀的光华。在敦煌莫高窟,看雕塑和彩绘,那是大唐盛世的杰出风光……

文物有情,也有魂,它就像易碎的瓷器,精致的山水画,游动着的鱼儿……好莱坞经典影片《乱世佳人》的原底片,封藏于一只金罐里,如今成了电影史上最珍贵的一件文物。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本

打开张之洞父子的“盲盒”

□韩峰

张镛六次会试不第,可算是老落榜生了。好在朝廷有规定,三科以上会试不第的举人,可在六年举行一次的大挑(即国家挑取优等的举人)中录任知县等职。道光六年(1826年),老落榜生张镛便借此机会入黔,历任安化、清平、威宁、贵筑等地的知县。因廉洁奉公、善听诉讼、严治盗匪而声名鹊起。后,张镛又升任安顺、黎平、遵义、兴义等地知府。咸丰四年(1854年),又升贵东道,直至病逝于任上。

张镛到黔地赴任时,只带了几箱书、几盆荷花。在贵州长达30年的为官生涯中,书和荷花始终陪伴着他。他看到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品质,决意要像荷花一样,保持“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的气韵和节操。到威宁上任后,他首先在衙门外的堰塘栽种荷花。在兴义任知府时,他又在招堤遍植荷花。政事之余,他喜欢沿着堤岸一路观赏赏荷。这不仅足放松心路,更是让荷净化心灵,防微杜渐;让荷扎根在心田,蔚蕤成一种精神。

俗话说:“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可对张镛来说,却是捉襟见肘。到威宁任职的第二年,他准备回河北老家过年,想带些地方特产看望亲人,奈何囊中羞涩,手中的银子只够买些芥菜、火腿。他灵机一动,与东门一孙姓商人说,我屋里的箱子任你挑,换1000两银子。孙姓商人心想,知县大人的箱子不是一般人的箱子,里面的东西肯定超过1000两银子的价值。于是,孙姓商人挑选了一个最大最重的箱子。结果,箱子打开,里面竟是砖头。他这才知道了知县大人的当,只好哑巴吃黄连。

其实,已任知县多年的张镛是有些俸银积蓄的,可他都不时捐给了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所以才出此“下策”,以解燃眉之急。

《孔丛子·居卫》曰:“有此父斯有此子,人道之常也。”张之洞出生于兴义,从小就随父亲张镛或老师张国华一起到招堤观赏荷花。自幼聪明好学的他,通过赏荷,了解荷花的生长习性,吟诵前人咏荷的诗词,品味荷花的寓意,因而也对荷花情有独钟。

步入官场的张之洞,继承了父亲为官清廉的作风,时时以荷花自警。他喜欢古董字画,自掏腰包;他资助远近亲友,自掏腰包;他支持“新政”,仍然自掏腰包。所以,他时常囊中羞涩,常把家中的东西拿去典当。

在他任湖广总督之时,曾有这样一件趣事:当时,武昌的一家大铺有个规定,凡总督衙门的皮箱,无论里面装什么东西,每个箱子均可当200两银子,开春后再由总督府赎回箱子。这年关关,张之洞缺钱过年,就让仆人抬着9个箱子到当铺,当了1800两银子。箱子打开,与他父亲当年如出一辙,每个箱子里全都是砖头。

据《清史稿·张之洞传》记载:光绪二十八年,张之洞出任督办商务大臣,再次代理两江总督。有一个道员偷偷代替商人送二十万两银子给张之洞祝寿,请求在海州开矿,张之洞立刻上疏弹劾罢免了这个道员。另记载:张之洞“任疆督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云”。

在网红书店读“青春”

□施崇伟

女儿下班打来电话,她在朵云书院喝咖啡,叫我去和她碰头。朵云书院毗邻兰心大戏院,两个门庭一静一闹,在长乐路的林荫道相得益彰。我闲散的脚步,跨进了安静的朵云书店戏剧店。

“戏剧”里的“舞台”静悄悄。嗅着书香,扶着旋转楼梯,书店空间里,充满了丰富的戏剧式场景,烟囱、火车造型的书架、楼梯旁的迷你角落……

咖啡厅里,女儿向我招手。她给我占了唯一剩下的空位,为我要好了拿铁。我坐在灯光下,环顾左右。摆了五张小桌的空间,围坐得满满当当。

都是年轻人,比我女儿还小的年龄。我捧着书和咖啡杯,目光却在四处游荡。我的右位边位置,一男一女,两人并非排坐着,两台电脑并排排着。不时,各自敲着键盘,不时,两个脑袋碰在一起,窃窃私语。干净在阅读空间,怎么成了小青年谈情说爱之地?

左边,是两个女孩。离我远点的那个,一头长发罩着小巧的脑袋,头深埋在面前的笔记本电脑里,当她偶尔举杯啜饮咖啡时,我侧目看到夸张的睫毛。这个,戴着耳机,沉浸在视频聊天中,说话的声音很小,近在咫尺我也听不见,脚蹩上文的脚那蝴蝶却特别显眼。总之,都不像我心目中上进的孩子。

斜对面,独自的一个女孩。一会儿目光在书上,一会儿托腮望向

窗外,发呆的样子,像在想心事。

我坐定后,女儿埋着头,看她的电脑,不再理我,只听见她手指间不时传来敲击键盘的声音。她似乎看出我坐在书店一角的不自在,站起来,走向书架。片刻,她回来了,递给我一本书:“推荐你看本书,不错的。”封面上,一个精致女人的头像,书名《人生由我》。我心里嘀咕着:“自己玩电脑,还怕我打扰。”

其实,还真有不安。书店,是一个神圣的精神殿堂,可这些年轻人,在这样高雅的环境里,却只顾着谈情说爱、视频聊天、无聊发呆。我终于忍不住了,深深的一声长叹。“唉——你们太贪玩!”女儿扭头向我,先是愕然,再是释然。她拉我靠近,在我耳边说:“小声点,人家都在工作。”

我目光拂过她笔记本上的页面,满页表格,道道红线,汉字英文夹杂。我再细看:《名创优品财报分析》。哎,还真是在忙工作呢!

目光再探向那对男女,表情严肃,声音很小。女儿悄声说:“他们在讨论毕业论文。”我用手指了指脚蹩蝴蝶飞的姑娘,女儿说:“人家说的英语,你听不懂。她在和一个美国女孩聊天,她们是哈佛同学,焦急着因为疫情不能回校上课。”我再看对面那个女孩,她捧着一本厚厚的书,斜立着的封面上,蝌蚪般的英语字母,我认不得。

原来,这个安静的“舞台”,皆是忙碌的“演出”。

寻觅广东百岁老人长寿的秘密 43

“双百夫妻”老来伴

□月同

老来伴,老来伴。相伴又拌嘴,一生一世,何其难得。

江门鹤山市的李沛良和黄春好是对“双百夫妻”。二老分别出生于1913年11月和1914年11月,一个“13”,一个“14”,缘分妙不可言。

二老屋里灯微微亮,他们坐在厅内,或被盖着毛毯,又用棉帽遮头,包裹得很严实。李沛良老人跷二郎腿,靠坐在椅子上,黄春好老人手扶着毯子,看起来有些虚弱。

他们的女儿介绍说,两位老人家都怕冷,所以在家里也穿得很多。父亲李沛良还能走动,但是母亲黄春好因为今年中风了,所以一直坐在轮椅上,很少下楼,只偶尔

在阳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两位老人以前住在别的镇上,家里有几亩地,二人靠干农活来补贴家用,80多岁之后才不怎么下地。现在被孩子们接到这边城镇里来住着,也方便照顾。

他们的女儿今年67岁了,不过头发黑亮,看上去顶多50岁出头的样子。她笑着说,可能是基因好,家里人都不显老。女儿告诉我,父母平时不挑食,吃什么都很香,还很爱吃咸菜咸鱼。两位老人家的生活作息都挺规律的,晚上早睡,不过早上通常五点多就会醒。两位老人家还很爱喝早茶,现在每天吃完早饭后,二老都会冲茶来喝。

百岁老人小资料

姓名:黄春好(女)	出生年月:1914年11月	民族:汉族	户口登记地:江门鹤山市沙坪街道
姓名:李沛良(男)	出生年月:1913年11月	民族:汉族	户口登记地:江门鹤山市沙坪街道